



清湖碼頭

罗德胤 著



书店

罗德胤
著

清
湖
碼
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湖码头 / 罗德胤著. —2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9

ISBN 978-7-5426-4279-0

I. ①清… II. ①罗… III. ①码头—史料—江山市 IV. ①F5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53446号

清湖码头

著 者 / 罗德胤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沈细乾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年9月第2版

印 次 /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14.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279-0 / G · 1270

定 价 / 56.00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021-59110729



总序

陈志华

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自然农业的历史,中国的农民至今还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基础是乡村的社会生活。在广阔的乡土社会里,以农民为主,加上小手工业者、在乡知识分子和明末清初从农村兴起的各地商人,一起创造了像海洋般深厚瑰丽的乡土文化。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虽然给乡土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根扎在乡土文化里。比起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来,乡土文化是最大多数人创造的文化,为最大多数人服务。它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因此最富有人情味。乡土文化依赖于土地,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它不像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市井文化那样有强烈的趋同性,它千变万化,更丰富多彩。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至今还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宝藏,没有乡土文化的中国文化史是残缺不全的,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它也是乡土文化最普遍存在的、信息含量最大的组成部分。它的综合度最高,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乡土文化要素或者甚至是它们重要的载体。不研究乡土建筑就不能完整地认识乡土文化。甚至可以说,乡土建筑研究是乡土文化系统研究的基础。



乡土建筑当然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最富有人情味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价值,对建筑工作者来说,还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借鉴价值。没有乡土建筑的中国建筑史也是残缺不全的。

但是,乡土建筑优秀遗产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正确而充分地认识。一个物种的灭绝是巨大的损失,一种文化的灭绝岂不是更大的损失?大熊猫、金丝猴的保护已经是全人类关注的大事,乡土建筑却在以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被愚昧而专横地破坏着,我们正无可奈何地失去它们。

我们无力回天。但我们决心用全部的精力立即抢救性地做些乡土建筑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从聚落下手。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乡民生活在特定的封建宗法制的社区中,乡土建筑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形成聚落。和乡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相对应,作为它们的物质条件,聚落中的乡土建筑包含着许多种类,有居住建筑,有礼制建筑,有崇祀建筑,有商业建筑,有公益建筑,也有文教建筑,等等。每一种建筑都是一个系统。例如宗庙,有总祠、房祠、支祠、香火堂和祖屋;例如文教建筑,有家塾、义塾、私塾、书院、文馆、文庙、文昌阁、奎星楼、文峰塔、文笔、仕进牌楼、功名桅杆等等。这些建筑系统在聚落中形成一个有机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规定着聚落的结构,使它成为功能完备的整体,满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乡民们物质的、文化的和精神的生活需求,以及社会的制度性需求。打个比方,聚落好像物质的分子,分子是具备了某种物质的全部性质的最小的单元,聚落是社会的这种最小单元。而个体建筑则是构成聚落的原子。个体建筑只有形成聚落才能充分获得它们的意义和价值。聚落失去了个体建筑便不能形成功能和形态齐全的整体。我们因此以完整的聚落作为研究乡土建筑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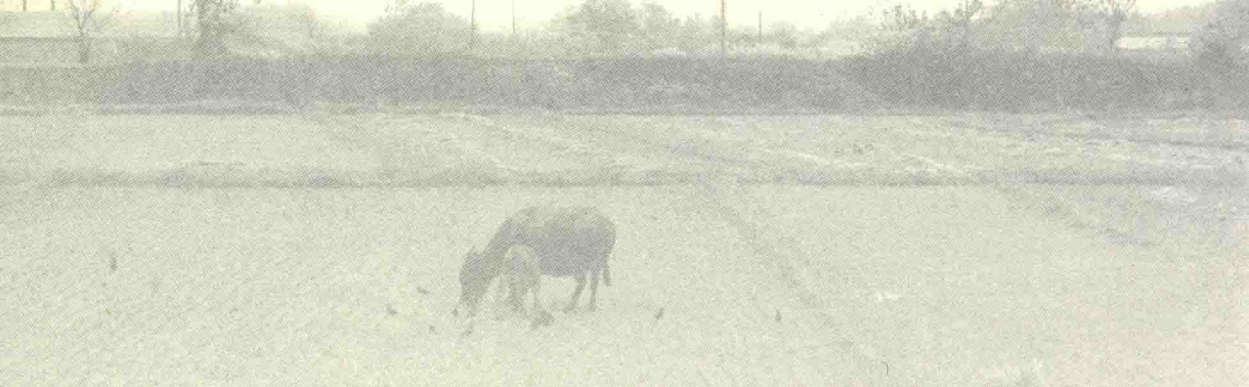
乡土生活赋予乡土建筑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力求把乡土建筑与乡土生



活联系起来研究,因此便是把乡土建筑当做乡土文化的基本部分来研究。聚落的建筑大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力求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聚落的整体上,放在各种建筑与整体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放在聚落整体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与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关系上。乡土文化不是孤立的,它是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市井文化的共同基础,和它们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乡土生活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它和一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各个生活领域也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力求在这些关系中研究乡土建筑。例如明代初年“九边”的乡土建筑随军事形势的张弛而变化,例如江南和晋中的乡土建筑在明代末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发生的变化历历可见,等等。聚落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趋向定形的,这个发展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我们也希望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让我们对聚落作动态的研究。总之,我们的研究方法综合了建筑学的、历史学的、民俗学的、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各种方法。方法的综合性是由乡土固有的复杂性和外部联系的多方位性决定的。

从一个系列化的研究来说,我们希望选作研究课题的聚落在各个层次上都有类型性的变化:有纯农业村,有从农业向商业、手工业转化的村;有窑洞村,有雕梁画栋的村;有山村,有海滨村;有马头墙参差的,也有吊脚楼错落的,还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等等。这样才能一步步接近中国乡土建筑的全貌,虽然这个路程非常漫长。在区分乡土聚落在各个层次上的类别和选择典型的时候,我们使用了细致的比较法。就是要找出各个聚落的特征性因子,这些因子相互之间要有可比性,要在聚落内部有本质性,要在类型之间或类型内部有普遍性。

因为我们的研究是抢救性的,所以我们不选已经闻名天下的聚落作研究课题,而去发掘一些默默无闻但很有价值的聚落。这样的选题很难:聚落要发育得成熟一些,建筑类型比较完全,建筑质量好,有家谱、碑铭之类的文献资



料。当然聚落还得保存得相当完整,老的没有太大的损坏,新的又没有太多。但是,近半个世纪来许多极精致的或者极有典型性的村子都已经被破坏,而且我们选择的自由度很小,有经费原因,有交通原因,甚至还会遇到一些有意的阻挠。我们只能尽心竭力而已。

因为是从书,我们尽量避免各本之间的重复,很注意每本的特色。特色主要来自聚落本身,在选题的时候,我们加意留心它们的特色,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再加深发掘。其次来自我们的写法,不仅尽可能选取不同的角度和重点,甚至变换文字的体裁风格。有些一般性的概括,我们放在某一本书里,其他几本里就不再反复多写。至于究竟在哪一本书里写,还要看各种条件。条件之一,虽然并不是主要条件,便是篇幅。有一些已经屡屡见于过去的民居调查报告或者研究论文里的描述、分析、议论,例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之类,大多读者早就很熟悉,我们便不再啰嗦。我们追求的是写出每个聚落的特殊性,而不是去把它纳入一般化的模子里。只有写题材的特殊性,才能多少写出一点点中国乡土建筑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挖掘题材的特殊性,是我们着手研究的切入点,必须下比较大的功夫。类型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特殊性的挖掘,也都要靠细致运用比较的方法。

这套丛书里每一本的写作时间很短,因为我们不敢在一个题材里多耽搁,怕的是这里花功夫精雕细刻,那里已拆毁了多少个极有价值的村子。为了和拆毁比速度,我们只好贪快贪多,抢一个是一个,好在调查研究永远只能嫌少而不会嫌多。工作有点浅陋,但我们还是认真地做了工作的,我们决不草率从事。

虽然我们只能从汪洋大海中取得小小一勺水,这勺水毕竟带着海洋的全部滋味。希望我们的这套丛书能够引起读者们对乡土建筑的兴趣,有更多的人乐于也来研究它们,进而能有选择地保护其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使它们免于彻底干净地毁灭。



序 言

码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为方便旅客和货物上下船而修建的交通设施，二是指因交通运输功能而发展起来的商业集镇。《清湖码头》这本书，当然主要针对的是第二层含义。依托着仙霞古道这条沟通浙闽两省的重要交通运输线路，清湖码头至晚在明朝中后期就已经发展成为一处重要的集镇。

在“仙霞古道”系列丛书中，《清湖码头》开始得最早，结束却几乎是最晚。之所以“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想有下面两个原因。

第一，清湖码头从一开始就没给我留下好印象。2004年秋天，在调查浙江省江山市的三卿口古瓷村^①之前，我跟随陈志华先生和楼庆西先生来到了清湖码头。为什么要来这里？因为瓷窑村生产的陶瓷是商品，是商品就要解决销售问题。根据我们在山西省临县招贤镇小塌则瓷窑村的调查经验，陶瓷销售一定要依托一个商业中心。小塌则瓷窑村依托的是碛口镇，三卿口瓷窑村依托的是谁呢？应该就是清湖码头。^②

江山市文化局的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了清湖镇的江山港（即须江）河畔。秋天，正是江山港的枯水季节，我们的脚下是高高的水泥堤坝，堤坝下面是局

① 其成果见：罗德胤编著，《南北两瓷村：三卿口·招贤》，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

② 峡口镇也对三卿口的瓷器销售有作用，见与本书同期出版的《仙霞古道》和《峡口古镇》。



部露着河床的浅水面。一位年纪约 70 岁的长者跟我们介绍：“以前这里可热闹了，过年的时候河滩上停满了船，有五六百只……”

我脑子里开始想象五六百只船鳞次栉比地停靠在河滩上的壮观场面。这和眼前所见实在是相距太大了呀！如今的我，看不见一只船，也看不见河滩（因为改成了水泥堤坝）。几处幸存下来的码头石阶，只偶尔有居民到此浣洗衣裳，根本没有要装卸的货物。河岸上的老建筑，也多半改成了两三层甚至更高的楼房。从旁边的心航山上往下看，清湖基本上就是个已经半现代化了的普通集镇，和我国南方地区的很多小镇并无两样。

比起我们刚刚结束考察和写作任务的磻口镇，清湖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实在是太多了！清湖码头给我的初步印象，可以说令人颇为失望。而带着这样的失望心情去调查和写作，积极性和效率无疑都要大打折扣。

第二个原因，是《清湖镇志》给我带来的“干扰”。《清湖镇志》出版于 2003 年 1 月，是当地几十名文化工作者耗费一年零三月之功的大工程。本来，有这么一部现成的镇志，对于我的调查应该起到很好的指导和参考作用——事实上它也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不过问题也接踵而至。比如，书中提到的很多重要信息已无法核对，很多有价值的线索也无法往下追溯，因为相当多的资料原稿（如家谱）已散失，而且当初提供信息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作为作者，我要尽量使本书涉及的信息具有可靠性，为此必须从多方面对《清湖镇志》的相关内容进行“间接核查”，同时也不得不放弃一些虽有意义但却不够可靠的资料。

更让我头疼的问题在于，如何让自己的工作成果在最大程度上区别于《清湖镇志》，而不成成为它的续貂之作。为完成一部学术著作，研究者应当努力去发掘第一手资料。实际上我也是按此方向在进行自我鞭策。然而前辈们种下



的大树似乎早已遮天蔽日，令我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去。所以阅读本书的读者只需稍加留意，即可发现书中有太多引用《清湖镇志》之处。我想，这应该是我在调查和思考能力上尚有欠缺的表现。

为“仙霞古道”撰写一个系列著作，是我在考察清湖码头、峡口镇、廿八都镇、南浦镇和观前码头之后在陈志华先生面前立下的“军令状”。为实现这一目标，纵有失望，纵有困扰，也要硬着头皮上。否则，“仙霞古道”的课题将会是残缺的，是不成系统的。

幸好，在对清湖展开几次现场调研的过程中，我的失望之情逐渐转化为对历史还原的渴望——历史学家的任务不就是竭尽所能地去还原历史吗？即使这种还原极有可能是永远无法连成一线的碎片。我虽不是历史学家，做的事情却大致一样。这种还原历史的渴望，在后来又慢慢变成了一种思索的乐趣。河滩上鳞次栉比的船只，码头上忙忙碌碌的搬运工，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店铺里殷勤招呼宾客的伙计……所有这些，都不是我无端的臆想，而是曾经确实存在于清湖码头的真实景象。它们，在等待着我去发现！

物质文化遗产的留存，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比较直观的角度还原（部分）历史的真实面貌，所以我们常说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在于“见证”了某一段历史。清湖码头留存至今的物质文化遗产，或许算不得很丰富，但也决不是一点没有——相反地，如果从承载历史信息的角度来考虑，它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比如说，清湖镇的街巷格局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比如说，清湖镇的不少老建筑，包括店铺、住宅和祠堂，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又比如说，清湖镇最重要的几个用来装卸货物的码头，其实从未消失，而是一直在使用，尽管后来可能只是作为居民洗涤的场地（九清浮桥两侧的码头作为供人们上下浮桥的转换地，一直使用到九清浮桥被拆除的197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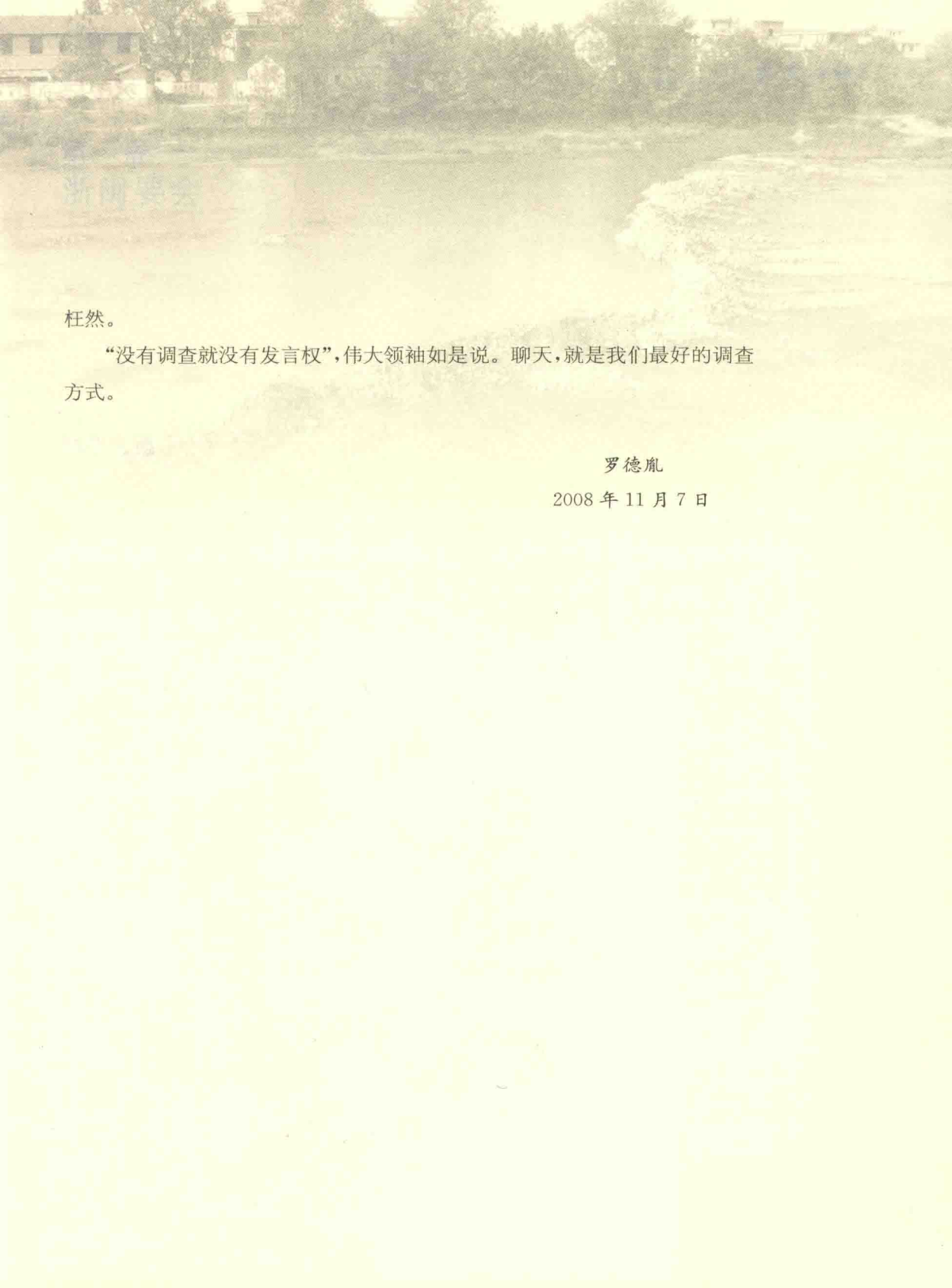


和物质文化遗产同样重要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年鉴学派认为,历史不是大事年表,而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和陈志华先生提倡的乡土建筑研究的方法论是一致的:“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乡土建筑“和乡民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相对应”。^①只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才可能让我们窥得历史之全貌。而且在很多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得不完整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很可能起到很好的补偿作用,因为文献记载和老人们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的生活环境,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

在清湖码头,谁能告诉我这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留存下来的古建筑和不多的文史资料,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老人的回忆。我很庆幸能遇到王建昌和王开有这样的老人。他们的年龄足够大(分别生于1919年和1915年),他们的经历足够有代表性(中药店员和船工),他们的思维足够清晰(对很多细节能如数家珍),他们的表达足够明白易懂(基本无需翻译)。这样的老人还活在世上,真是值得搞历史研究的人山呼万岁。

2005年秋的某一天,在第二次访问清湖期间,我像一只无头苍蝇一般闯入了中街25号的一家小杂货铺,遇到了年近九旬的王建昌老人。打那以后,每次来清湖我都要在这家小店里待上一段时间,长则三天,短则半日,似乎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几年前我曾跟随陈志华先生,在四川省合江县的福宝场采访龚在书老人。当时的我对陈先生和这位老人能连续摆上五天的“龙门阵”感到十分诧异。而今,我竟然也可以和一位老人家连续地聊上几天了。或许,这便是一个人能否从事此项研究工作的门槛吧。不聊天,就无法获得真正有用而且充分的信息。缺少这些信息,就难以下笔写作。无米之炊,纵是巧妇也

^① 见本书总序。



枉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伟大领袖如是说。聊天，就是我们最好的调查方式。

罗德胤

2008年11月7日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章 浙闽要会 / 1

第二章 选址和布局 / 21

第三章 店铺作坊(一) / 50

第四章 店铺作坊(二) / 87

第五章 住宅 / 101

第六章 公共建筑 / 125

第七章 桥、渡、堰、井 / 157

第八章 瓦窑村 / 172

第九章 老人三传 / 183

附录 / 201

后记 / 216

第一章 浙闽要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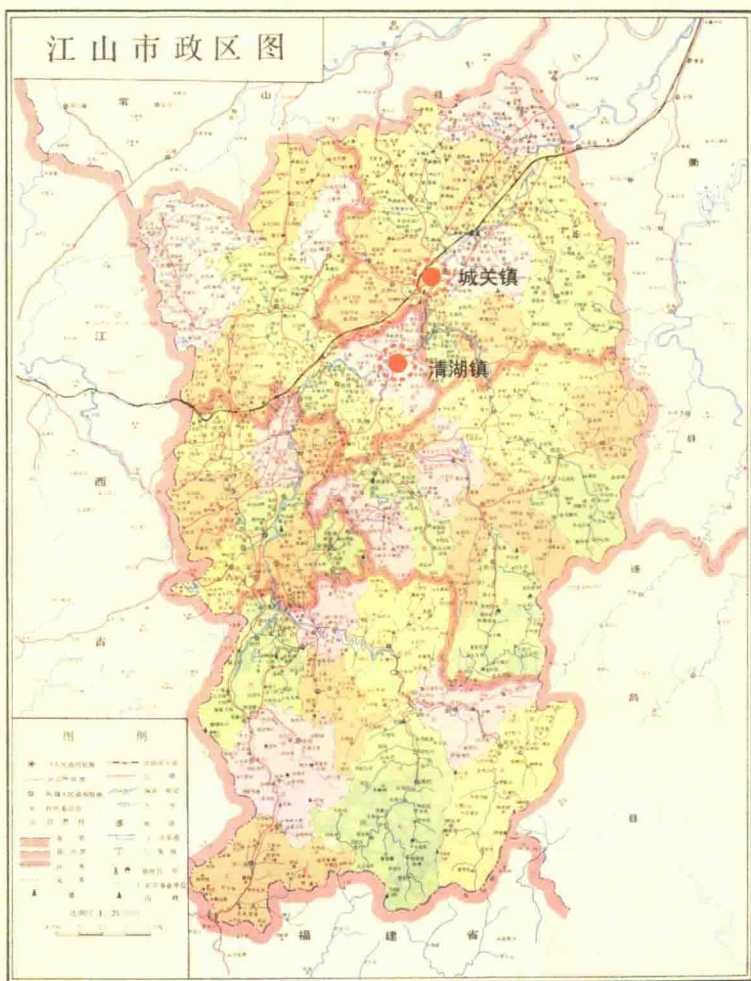
地理交通

地处我国东南的浙江省和福建省,是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两个省份。浙江境内有钱塘江水系,福建境内有闽江水系,它们都是我国重要的水系。钱塘江水系孕育的钱

浙江省行政区划图



江山市在浙江省的位置图



清湖在江山市的位置

塘江流域,和闽江水系孕育的闽江流域,是两大富庶的农业带。以泉州为代表的福建海港,和以宁波为代表的浙江海港,自唐朝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在浙江和福建之间,有一个被称为“浙闽要会”的码头集镇,它就是坐落于钱塘江南源江山港^①之畔,北距江山县治^②约 7.5 公里的清湖。清初地理历史学家顾祖禹(1631—1692 年)在其传世之作《读史方輿纪要》中写道:“清湖镇为闽浙要会,闽行者自

① 也称须江。

② 江山县于 1987 年撤县设市。

清湖镇行政区划图



此舍舟而陆，浙行者自此舍陆而舟。”^①

用今天的语言对顾祖禹这段话做进一步解释，那便是：在传统社会，船是我国南方很多地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浙江省的交通命脉是钱塘江，溯钱塘江而上的行人，要在清湖码头转为旱路，才能入闽；从福建方向来的旅客，也要在清湖码头上船，才能去往钱塘江中下游；依靠着水陆转换功能，清湖码头成为浙闽交界处的一个交通枢纽。

清湖镇区航拍图



^①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16页。